

在外省的一些城市里，有些房屋的外表给人一种阴郁感，仿佛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和最凄惨的遗址。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枯燥无味与遗址的死亡气息。屋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平静，若不是突然瞧见一个听到陌生人的脚步从窗口探出的一张面孔似僧侣纹丝不动、目光惨淡而冰冷的人的话，异乡人会以为这里无人居住。这种凄凉的气氛笼罩着一所位于索木尔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它一直通城市高处的城堡——尽头的住宅。这条现在很少有人过往的街道，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却有惹人注目的地方：总是那么清洁，干燥的石子路清脆的响声，狭窄弯曲的街面以及住宅的幽静。这些房屋坐落在城墙脚下，属老城的一部分。房屋已有三百年了，尽管是木制结构但依然坚固牢靠，形式各异的外表别具一格，使索木尔的这个地段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若从这些房屋前走过，人们很难不欣赏它那两端雕着奇形怪状头像的粗大的木梁，这些木梁以漆黑的浮雕形加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有些地方横梁上覆盖着石板，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勾画出蓝色的轮廓。房顶由木柱支撑，因年久失修，木梁下弯，因日晒雨淋而腐烂的盖板已经蜷曲。还有些地方，磨损的窗面已经变黑，精巧的雕刻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太轻薄已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石竹或玫瑰的棕色花盆的重量。再远些，是嵌有巨钉的大门，我们的祖先才华横溢，上面刻下了难以辨认的文字，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时而一位新教徒署名表示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位天主教徒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个布尔乔亚刻上钟形徽号以显示他过去曾在此当过地方长官的荣耀。法兰西的全部历史跃然其中。在这座工匠抹了灰的墙壁上大显其技的危房旁矗立着一座绅士的宅院，在半圆形的门框上还可看见一七八九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毁坏的贵族徽章的遗迹。在这条街上，经商的底层既不是

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对中世纪的遗风颇有癖好者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先辈留下的朴实无华的缝纫工场，这些既无门面，橱窗，又无玻璃隔板的低矮店堂又深又暗，里外毫无装潢。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粗糙地包着铁皮，上半截往里开启，装有弹簧门铃的下半截总是不断地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通过大门的上方或拱门与木板同窗台高的矮墙之间的缝隙中进入潮湿的岩洞式房屋，墙上嵌有坚固的百叶板，白天卸去，晚上放下，再用带螺栓的铁条固定起来。这面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那里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按照买卖的性质，陈列的商品有：满满两三桶盐和鳕鱼，几捆帆布和绳索，吊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索，沿墙挂着的箍圈以及摆在货架上的几块呢料。请进吧？一位衣着整洁、风姿绰约、头戴围巾、两臂通红的年轻姑娘放下手中的活计唤来父亲或母亲，按您的意愿，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这由店主的性格而定——做成两个苏（1 法郎 = 20 苏——译者注）或两万法郎的买卖。您也会看到一位做木桶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边绕着大拇指一边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劣质的酒瓶架或两三捆板条，但码头上的工场可为安茹的箍桶匠提供充足的货源。他知道，如果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估计误差也就是一块板上下。艳阳天能使他致富，阴雨天能使他破产。仅一个上午，酒桶价从十一法郎可跌至六里弗尔 法国古币名——译者注 这地方 像都兰地区一样 商业的行情受天气变化的制约。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都盼望阳光。他们晚上睡觉时生怕第二天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 按他们的意愿 时而要雨水 时而要天暖 时而要乌云 在天公与凡人的利益之间 决斗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令人们的面孔变化无常，时而忧愁，时而快活，时而高兴。从索木尔这条古老大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艳阳天”这几个字对每一家都意味着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样，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路易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美好季节的星期六中午，您不会在这些诚实

的生意人那里买到一个苏的东西。他们都有各自的葡萄园，小园圃 所以要去乡下住两天。在那里 购进、卖出、赢利，一切都事先预计妥了，生意人还可以利用大半天时间娱乐，观察、评论、互探隐情。某个家庭主妇在邻居们没有询问她丈夫山鹑是否要煮得恰到好处 的情况下是不会买的。一个年轻姑娘把头伸出窗外就必然会被游手好闲者瞧见。因此，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就像这些难以捉摸、阴暗寂静的屋子，无半点秘密可言。人们几乎天天都在户外过日子，每对夫妇坐在门口，吃中饭，用晚餐，吵架拌嘴。他们对街上的行人都要评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也一样，当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外省的小城镇时到处都受到嘲弄。那些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想像力丰富”的雅号都由此而来。说些市井笑话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老城的古老宅院坐落在街的高处，从前这里住过乡绅。这所充满凄凉的住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百年尘世间具有简朴习俗的人事令人肃然起敬的遗物，而这种法兰西的风俗已日渐消失殆尽。在曲里拐弯地走完了这条风景如画的街道之后——这里的细枝末节都会唤起回忆，总的印象令人陷入某种不由自主的幻想……，您就会发现一个阴暗的凹陷处，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弄明白“府邸”这种外省称谓的涵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木尔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没有在外省生活过的人对其中的因果无法了解。一七八九年，葛朗台先生——有些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不过这样称呼他的老年人已明显减少——是一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既识字，又能写会算。当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木尔拍卖教会产业时，当年四十岁的箍桶匠刚刚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千金。葛朗台带着现款和陪嫁，带着两千金路易去了区政府，把从岳父那里搞到的四百路易送给监督拍卖国有财产的一位凶恶的共和党人，从而以便宜的价格合法地——即使不算正当——购得了该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

几块分成田。由于索木尔的居民们革命精神欠佳，所以葛朗台老头被视为有胆识有爱国心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而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木尔区行政委员，于是他温和的影响渗入了该区的政界和商界。政治方面，他包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贵族，竭力阻挠拍卖流亡者的家产。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军提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原属某个女子修道院质量上乘的牧场，这本是最后一批要拍卖的产业。在执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当了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收成更好。在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贵族兼地主的人——后来被封为帝国的男爵——将葛朗台取而代之，因为他被视为戴过“红帽子”的革命党人。葛朗台失去了行政官员的荣耀，但丝毫不感到惋惜。为了该城的利益他曾让人修了几条直通他家田产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地产在丈量时占了大便宜，而且交税不多。他的不同的园圃分了等级之后，由于坚持不懈的细心经营，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说明这种葡萄园可以酿出上等好酒。他本可以为此获得荣誉团十字勋章。免职一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 葛朗台先生当时四十七岁 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或许是天公看他丢了官想安慰他，这一年他连续从岳母德·拉·古迪尼埃夫人 接着从夫人的外公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最后从外婆让蒂耶夫人那里继承了三笔遗产，其数额之大无人知晓。三位老人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积蓄钱财，为的是偷偷地欣赏。德·拉·贝尔特里埃老头把投资当做挥霍，因为从欣赏金钱中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木尔人只能从不动产的进项估计他们积蓄的价值。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我们爱讲平等也抹不掉的新贵族头衔，他成为区里“纳税最多”的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¹ 阿尔邦 = 50 公亩，——译者注）葡萄园，丰收年景可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拥有十三块分成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他把那里的窗户，拱门 彩色玻璃全部封死 这样既可省钱 又可保存这些东西。此外，

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牧场，那里的三千棵枝繁叶茂的白杨树是一七九三年种的。他住的宅子是私有财产，这是人们确认看得见的财富。至于现金，仅有两个人能含含糊糊估算出数额的大小：一位是负责替葛朗台先生放高利贷的公证人克律肖先生，另一位是索木尔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为了私人的利益，葛朗台先生经常同他私下进行合作。尽管老克律肖和德·格拉森先生掌握着在外省博得信任和财富的机密，但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还是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使旁观者能从前者对后者的奴颜卑膝中估计出这位前区长资金的雄厚程度。在索木尔，无人不信葛朗台先生有一个私人金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室，相信他半夜里瞧着一大堆黄澄澄的金子，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葛老头的双眼显出黄金的光彩，确信此事千真万确。一个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家伙的目光，就像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的目光一样，必然要染上某些难以捉摸的恶习，鬼鬼祟祟、贪婪和神秘的行为，这一切绝瞒不过同伙的眼睛。这些黑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欲望的神秘关系网。葛朗台先生令人尊敬，这是一个从来不欠别人东西的人享有的权利，这个老牌箍桶匠，种葡萄的老手能以天文学家的准确估算出何时为他的收获准备一千只桶还是只准备五百只桶。他搞投机倒把没有失过手，当酒桶比酒贵时，他总有酒桶出售，他把酒藏在酒窖里等候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时才脱手，而那些小业主出售他们的酒时每桶才一百法郎。一八一一年他的收成名扬全区，他谨慎地把酒贮藏起来，慢慢地出售，结果共赚了二十四万里弗尔。说到捞钱，葛朗台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善于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长时间地观察他的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钱袋的血盆大口吞下大量金币，随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好似一条撑饱了肚皮慢慢消化的蛇，镇定自若，冷静沉着，有条不紊。看见他走过时，无人不产生既敬佩，又尊重，又恐惧的复杂感情。在索木尔，每个人不是都有过被他那温文尔雅的钢铁利爪撕碎的感觉吗？克律肖为某个想买地的人搞到了所需的款子，

但息率为百分之十一 德·格拉森先生为某人的汇票贴现，却先提取了一笔可怕的利息。无论在市场上或在市民晚间的闲谈中，无时无刻不听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具有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个商贩或旅店老板带着某种得意的神情对外乡人说：“先生，有上百万家产的人我们这里有两三家，可葛朗台先生本人却不知道他的家产究竟有多少！”一八一六年时，索木尔最精于算账的人估计老头儿的房地产大约值四百万。可是，从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间，他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照此可以推算出他拥有的现金数额同他不动产价值几乎相差无几。因此，在玩过一局纸牌或议论了一阵葡萄园的事后，话题又回到了葛朗台先生身上，那些有能耐的人说：“葛朗台老头吗？……他大概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律肖先生或德·格拉森先生听到这话就会说：“你们这伙人比我还精 可我无法知道他总共有多少钱！”当一位巴黎人谈起罗兹谢尔德一家或拉菲特先生时，索木尔人就会问这两位是否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轻蔑一笑予以肯定，他们就相互对视摇摇头，表示怀疑。这老家伙一切行为都被一笔巨大的财富用金钱的帷幔紧紧裹着。如果说他生活中某些特别的地方成了人们的笑柄，那么这些嘲笑和奚落早已陈旧不堪了。葛朗台的任何细微的举动都是既定的，由他说了算。他的话，他的衣着，他的手势，甚至瞪眼睛，都是当地的金科玉律，大家研究了他之后——犹如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就会了解他轻微举动的深沉和不露声色的智慧。“今年冬天会很冷，”有人说，“葛朗台老头已经戴上皮手套了 咱们也该收葡萄了。”葛老头买了许多橡木桶 今年的葡萄酒一定少不了。”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 不买面包。每星期 他的佃户们都要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 腌鸡、童子鸡、鸡蛋、黄油和小麦 以此偿还地租。他有一个磨坊出租，租用人除了交租金外，还得拿来一定数量的麦子去磨，然后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惟一的女佣大个子娜依，尽管已不年轻，每周六还得为全家人做面包。葛朗台

先生还同种菜的房客达成协议，让他们为他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自产的数量惊人，足以将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他家取暖用的柴禾是从田边的篱笆或烂了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由佃户们锯开装上车运进城，并讨好地把柴禾在柴房里堆放整齐以博得老头儿的几声道谢。外人知道的他家的花销，仅有祝圣面包，妻子和女儿的衣着，租用教堂的椅子费，蜡烛费，大个子娜依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税金，房屋维修费和庄园的开支。他把前不久买的六百阿尔邦树林交给一位邻居照管，并答应向他支付一点补贴。只是在买下这片树林后他才开始吃野味。此人举止朴实、少言寡语。一般来说，他总喜欢用短小精悍的格言式警句，语气柔和地发表看法。自大革命——这是他引人注目的年代——以来，一旦需要发表长篇大论或讨论问题，他就会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令人讨厌。这种口齿不清、条理不明、逻辑混乱以及把他的思想弄得稀里糊涂的废话被认为是缺乏教育所致，实际上都是装出来的。上述情形将在本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中给予足够的说明。他有四句像代数公式一般准确的话常常用来解决生活上和生意上的一切困难：“我不知道 我不能够 我不愿意 等等看吧。”他从不说是或不是，也绝不留下文字的东西。别人同他说话，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右肘放在左手臂上，无论何事，一旦主意拿定，八匹马也拉不回来。鸡毛蒜皮的小生意他也要考虑许久。经过一番巧妙的谈话后，对方把内心深处的奥秘全都吐露给他，却还以为守口如瓶，他反而说：“未征求我夫人的意见我不做任何决定。”被他像奴隶般对待的妻子是他生意上极方便的挡风墙。他从不去别人家，既不吃请，也不请吃。他从不发出声响，似乎一切都要节省，甚至连动作也不例外。出于对他人财产坚定不移的尊重，他从不乱动别人家的东西。然而，尽管音色柔和，举止稳重，但他那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在家中时有流露，在外会稍加收敛。从体格上讲，葛朗台身高五尺 膀大腰圆 小腿肚很粗 多节的膝盖骨 宽肩膀。黝黑的圆脸上布满了麻点 尖下巴 嘴唇毫无曲线，一口白牙 他的双眼显出沉静

和恐惧，犹如人们所说的蛇眼；额头上布满皱纹，隆起部分意味深长。那些同葛朗台先生开玩笑不知轻重的年轻人说他的黄灰色头发闪烁着黄金和白银的光泽。肥大的鼻头上长着一个青筋毕露的肉瘤，庸俗的人不无道理地说这肉瘤里隐藏着奸诈。这副尊容显出危险的细腻，冰冷的正直和利欲熏心，这一切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惟一的掌上明珠，他女儿欧也妮的身上。姿态、举止、步履，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只相信自己，这种自我信任是他生意上的成功养成的习惯。所以，尽管葛朗台先生表面上很随和，而实际上却有坚如磐石的性格。他的穿着总是一成不变，同一七九一年没什么两样。脚穿一双用皮绳子系着的笨重皮鞋，一年四季穿一双厚厚的羊毛长袜，一条带银扣的栗色粗呢短裤，上身是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黄棕色相间的丝绒背心，外面是一件下摆宽大的栗色外套，脖颈上系着黑领带，头戴一顶公谊会教徒的帽子。他的手套同宪兵的一样结实，要戴二十个月，为保持清洁，经常用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沿的固定位置上。索木尔的居民们对这位人物的了解仅此而已。

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家。头三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克律肖先生的侄子。自从被任命为索木尔初级审判所所长以来，这位青年人在克律肖氏上又加上了德·蓬丰的姓氏，并竭力要使蓬丰的姓氏胜过克律肖。他甚至已开始用克·德·蓬丰来签名了。鲁莽的诉讼人若称他“克律肖先生”，就会在出庭时很快发现自己的愚蠢。那些称他“所长先生”的人可受到法官的袒护，而对称他为“德·蓬丰先生”的马屁精则报以最优雅的微笑。所长时年三十有三，拥有一处叫德·蓬丰的庄园，岁入七千里弗尔。他还在期待继承他两个叔叔的遗产，一个是公证人，一个是神甫。——一位杜尔的圣·马丁教士会的显赫人物。这两人被认为是相当富有的。这三位克律肖有不少亲戚做后盾，在城里有来往的就有一二十家，他们结成一个党派，犹如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西家族。同梅迪西家族一样，克律肖家族也有他们的巴齐与之敌对。德·格拉森夫人——有一

个二十三岁的儿子的母亲，——常来陪葛朗台夫人玩牌，希望他的宝贝儿子阿道夫能同欧也妮小姐结为秦晋之好。银行家德·格拉森先生对妻子的手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其办法是不断暗中为老吝啬鬼效劳，而且总是恰到好处。这三位德·格拉森同样有他们的同党、亲戚和盟友。在克律肖家族一方，被称为家族中的“塔烈朗”的神甫有当公证人的兄弟支援，决心要同银行家夫人争个高低，盘算着要把葛朗台的一大笔遗产留给他当所长的侄子。克律肖同德·格拉森两家以得到欧也妮为目的的明争暗斗引起了索木尔各阶层的极大关注。到底欧也妮小姐将来是嫁给所长先生呢，还是嫁给阿道夫·德·格拉森先生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的回答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给前者也不会许给后者，据他们说，野心勃勃的老箍桶匠试图找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做他的乘龙快婿，葛朗台家每年三千里弗尔的进项会使这位新郎官接受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酒桶。另一些人则认为，德·格拉森夫妇是极富有的贵族，阿道夫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高贵男子，除非他的袖筒里藏着一位教皇的侄子，这桩门当户对的亲事一定会使出身低微、全索木尔城都见过他手持削刀并且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那些最明事理的人指出，克律肖·德·蓬丰先生可随心所欲地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竞争对手只有星期天才受到接待。一些人认为德·格拉森夫人同葛朗台家的女眷们的关系要比克律肖家更密切，所以她的游说迟早会使她大功告成。另一些人则认为克律肖神甫是世界上最善阿谀奉承的人，女人和出家人相对抗只能打个平手。“他们可谓旗鼓相当，各有千秋”，索木尔的一位才子如是说。地方上更了解内情的老一辈人说，葛朗台一家精明过人，绝不会让自家的财产落到外人手里，欧也妮小姐定会嫁给巴黎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此，克律肖和德·格拉森两家的党羽的看法是：“一来兄弟俩三十年来只见过两次，二来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有更高的期望，且本人又是巴黎一个区的区长、国会议员、国民自卫军上校、商业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木尔的葛朗台家，声

称要同受拿破仑恩宠的某公爵家联姻。”方圆七、八十里 甚至从昂热到布洛阿的驿站里人们无不谈论这位财产的女继承人。一八一八年初，克律肖派在一件事情上明显地占了德·格拉森派的上风。弗罗瓦丰的一块田庄以其猎场 令人赞叹的别墅、农庄、小溪、池塘和森林名扬四方，其价值约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弗罗瓦丰侯爵因急需资金不得不将田庄出售。克律肖公证人，克律肖所长，克律肖神甫在他们党羽的协助下，成功地阻止了分块出售田庄的念头。公证人告诉年轻人在得到每块地价前同得标人有打不完的官司，所以最好把田产卖给葛朗台先生，他可是既能买得起又能付现款的人，年轻人被说服后就同他做成了一笔极合算的交易。于是侯爵那块漂亮的田产就被送进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老头儿办完手续后立即付款，钱货两讫。此举令索木尔全城瞠目，而且消息远传至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趁有事去乡下之机顺便搭车去视察田庄，在以主人的身分对自己的田产瞥了一眼后马上返回索木尔，他坚信这次投资有五分利，并有了一个将他的全部家产并入弗罗瓦丰田庄使其扩大的妙主意。然后，为了重新填满他那几乎空空如也的金库，决定把他的树林、森林全部砍光，还要采伐牧场上的白杨树。

现在就不难明白葛朗台先生的府邸这种称谓的全部价值了，它是一座位于城市高处、被坍塌的城墙遮蔽的昏暗、阴森、宁静的宅院。构成门框的两根柱子和拱窿同屋子一样是用石头建的，这是一种洛亚河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平均寿命不足二百年。受恶劣气候侵蚀磨损形成的无数大小不一的洞眼使门拱和门框侧柱看上去好像法国建筑业用的虫迹状石头，也有点像监狱的大门。在拱门上方有一长条硬石刻浮雕，代表四季，形象已被腐蚀、变黑。在浮雕突出的勒脚上长满了野草 黄青草、旋花、车前草 还有一株长高了的小樱桃树。用实心橡木做成的棕色大门已经干裂，缝隙到处可见，表面上似乎不大结实，而实际上却被一排绘有对称图案的螺钉牢牢地固定着。在独扇大门的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小铁栅

栏，密麻麻的铁条因生锈而变红，铁栅栏上有个吊环，上面拴着一把锤子，敲门时就打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头上。这把长方形的锤子，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能敲钟的金属人像，又好似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经过仔细端详，一位古董商会从中发现锤子曾经呈现出小丑像的形迹，因年深月久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个铁栅栏是国内战争年代用来探望来访客人的，现在好奇心重的人从那儿可以望见阴暗的绿色拱门深处有几级损坏了的台阶向上直通花园，花园四周十分别致地围着厚实又潮湿的墙，上面布满了渗出的水珠和一簇簇半死不活的小灌木。这些围墙曾是城墙的一段，有几家邻居的花园就建在上面。在楼的底层，最大的一间就是“大厅”了，人口处在车门的拱门下面。在安茹、都兰和贝里的小城镇里，很少有人了解“大厅”的重要性。大厅同时兼做前厅、客厅、书房、小客厅、餐厅，它是日常活动的场所，是全家共用的房间。区里的理发匠每年在这里给葛朗台先生理两次发，这也是葛朗台先生接待佃户、神甫、区长和磨坊伙计的地方。厅里铺着地板，两扇窗户临街。从上到下装着古式线脚的灰色护壁板。天花板的横梁暴露在外，同样被漆成灰色，横梁间的缝隙用白色废棉——现在已发黄——填得满满的。壁炉台上摆着一座古老的嵌有鳞片的阿拉伯式铜钟。壁炉台是用雕刻粗糙的白石砌成的，上面放着一面暗绿色的镜子，两边呈斜面以显出镜面的厚度，嵌着金银绿图案的钢框上闪着耀眼的光芒。放在壁炉台两边的两盏黄铜烛台有双重用途：去掉当托盘用的一束玫瑰花——它的主枝同镶着铜边的蓝色大理石台座搭配得恰到好处——烛台座就成了一盏日常用的烛台。古色古香的座椅用绒绣裹着，上面的图案表现的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要想说出寓言的主题没有点学问是办不到的，因为它的光泽已经褪尽，图案上尽是补丁，很难看出真面目。在大厅的四角，放着做碗橱的墙角柜，顶上是几块积满污垢的隔板。一张镶着细木上面画着棋盘的旧牌桌放在隔开两扇窗户的壁板中间。牌桌上方的壁板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周围饰以包金木边，苍蝇在

上面肆虐，包金就倒霉了。在壁炉对面的板壁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画，一幅据说是葛朗台夫人的祖父 身着中尉军服的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另一幅是坐在软圈椅上的让蒂耶夫人。两扇窗户的窗帘用料是杜尔产的红绸，两边用饰带做的流苏吊起。这种同葛朗台的习惯极不协调的豪华装饰以及镜框、座钟、绒绣面的家具和粉红色的壁角橱在买房时早就有了。离门最近的那扇窗户下有一把草垫座椅，椅脚下放着垫板将椅子升高，使葛朗台夫人看得见外边的行人。一张褪了色的小针线桌把整个窗洞全塞满了，旁边放着欧也妮的小扶手椅。十五年来，从四月至十一月，母女俩每天都是在这里静静度过的，手里拿着永远干不完的活计。十一月的头一天，她们就挪到壁炉边过冬。只有在这一天，葛朗台才允许家人在大厅里生起火，三月三十一日熄火，不理睬春寒和秋凉。家里有一只大个子娜依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脚炉——里面的炭火是从厨房里弄来的，这只脚炉使葛朗台母女俩得以熬过四月和十月最寒冷的早晨和夜晚。洗全家的内衣都是母女俩的活，她们像女工那样拼命地干，以致欧也妮想为母亲绣一条衣领都不得不采取欺骗手段从父亲那里搞来几只蜡烛利用睡觉时间去做。多年的习惯是守财奴亲自给女儿和娜依分发蜡烛，就像他每天早晨分发一天所需的面包和其他食物一样。

大个子娜依或许是世上惟一能够忍受主人专制的人。全城人都很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么一个女佣。之所以叫她“大个子娜依”是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她在葛家干活已有三十五载。尽管工钱只有区区六十里弗尔，但她仍被视为索木尔城里最有钱的佣人。每年六十里弗尔的工钱积攒了三十五年，最后居然在克律肖公证人那里存了四千里弗尔做她的终身年金。大个子娜依这笔长年不断的积蓄看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女佣们看到这个六十岁的可怜女人晚年生活有了保障都十分妒忌，却没想到这是她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二十二岁上，可怜的姑娘只因长相丑陋而找不到干活的人家。当然这种情况有失公正：要是她的脸长在一个掷弹兵的头

上一定会令人赞叹不已。总之，人们说，任何事情都该有个适合性。她放牛的那家农场着了火，她被迫离开，仗着体格健壮有勇气不怕吃苦的精神来到索木尔城里找活干。那时葛朗台正想着成亲的事，已经为此购置了各种生活必需品。他发现了这个家家吃闭门羹的女孩子。他以箍桶匠的身分审视姑娘的体魄，她力大如海格立斯；站在那里活像一棵六十年树龄的橡树，坚不可摧，膀阔腰圆，有一双马车夫的大手，为人正直可靠的禀性就像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葛朗台猜得出从这样一个女子身上能获得多大的好处。娜依军人气派的脸上长满的疣、褐色的皮肤、健壮有力的臂膀和褴褛的衣衫都没有使箍桶匠望而却步，因为他此时还处在春心欲动的年纪。他为可怜的姑娘提供衣服，鞋袜和食宿，给她工钱，让她干活却不过分虐待她。大个子娜依受到如此待遇，高兴得偷偷哭了，便忠心耿耿为箍桶匠卖力，而他就像封建农奴主一样榨取她身上的油水。娜依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做饭，洗衣，去罗亚河边洗衣服，然后把洗好的衣服扛回家。她起得早，睡得晚。收获季节，她负责料理工人人们的饭食，并监视他们的越轨行为。她像一条忠实的狗保护着主人的财产。总而言之，她对主人的信任几乎到了盲目的程度，毫无怨言地绝对服从他各种离奇古怪的想法。在著名的一八一一年，收获时的辛苦闻所未闻，在干了二十年之后，葛朗台把一只旧表送给娜依，这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惟一的礼物。尽管他把穿旧的鞋子给了她（她穿着也合适），但这种三个月一次得来的鞋不能被看做是礼物，因为鞋已经被穿得破烂不堪了。生活上的贫困使这个可怜的姑娘变得吝啬之极以致葛朗台最终像喜爱一条狗似的喜欢她，娜依本人也心甘情愿地让主人把一条带刺的链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不再感到疼痛。假使葛朗台抠门把面包切得过小，她也绝不抱怨。家里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没有人闹过病，娜依很高兴享受这种卫生条件带来的好处。后来娜依就成了家中一员，葛朗台笑她也笑，她同葛朗台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在如此平等的条件下能获得多少甜蜜的补偿啊！她在树下

吃桃子、李子、油桃，从不会受主人的责备。在果实多得把树枝压弯的年景里，佃户们不得不拿去喂猪时，主人就会对她说：“喂，娜依去吃个够吧。”对于年轻时受过虐待后来被人出于善心而收留的穷乡下姑娘来说，葛朗台老头令人生疑的微笑好似一束明媚的阳光。况且娜依纯朴的心灵和简单的头脑只能容下一种感情，一种念头。三十五年来，她总是光着脚、穿着破衣烂衫来到葛朗台老头的工场前听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我的宝贝？”而她的感激之情也总是那么单纯幼稚。有时候，葛朗台想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未听过一句奉承话，对女人的各种温柔的感情一无所知，将来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应审时，要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于是便动了恻隐之心，瞧着她说一句：“可怜的娜依！”他的感叹总会招来老佣人难以形容的目光。不时挂在嘴边的这句话长久以来形成了一条不中断的友谊链条，每说一次就为链条加上一环。这种来自葛朗台内心深处又被老姑娘甘愿接受的怜悯包含着难言的、令人可怕的东西。这种在老箍桶匠内心激起无限乐趣的残酷而又吝啬的怜悯就是娜依的全部幸福所在。谁不会说“可怜的娜依”这句话呢？上帝能从声音的变化和神秘的惋惜中辨认出它的天使。索木尔城里有许多家庭的佣人待遇要好一些，但他们的主人却得不到满意的回报。从中又冒出这种话来：“葛朗台是怎么搞的，娜依对他如此体贴？她简直肯为他赴汤蹈火！”厨房临街的窗户装有铁栅栏，它总是那么干净、整洁、冷漠，这才真正是守财奴的灶房，任何东西也不会被糟蹋。当娜依洗好餐具，收拾完残羹剩饭，熄灭灶火后，就离开同大厅隔着一条走廊的厨房来到主人跟前纺麻。晚上全家人用一支蜡烛就足够了。女佣睡在走廊尽头的一间破屋里，通过格子窗户才有点亮光射进。她强壮的身体睡在黑洞般的破屋里没受到任何损害。从这里她可以听见昼夜都静悄悄的屋里传出的细微响动。她像一只警犬，睡觉须竖起耳朵，休息也得保持警惕。

住宅其他部分的描写将同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步进行。但仅对楼下最豪华的大厅的描述，就不难想像楼上的寒酸了。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傍晚，娜依才第一次生火，这年秋季天高气爽，阳光明媚。那天是克律肖和德·格拉森两家都非常熟悉的日子。于是敌对双方共六人全副武装来到大厅聚会看谁表现出更多的友情。早上，全索木尔城的人看见葛朗台母女在娜依陪伴下去教堂做弥撒，使人想起这天是欧也妮·葛朗台的生日。所以在算准晚饭该吃完的时间后，克律肖公证人、克律肖神甫和德·蓬丰先生就急忙抢在德·格拉森一家之前来到葛朗台家向葛朗台小姐表示祝贺。三人都带来了他们小温室培育出的大束鲜花。所长所献上的那束花的花梗上巧妙地裹着饰以金穗子的缎带。葛朗台先生按照往日对欧叶妮生日这个难忘的日子的习惯一大早就来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给她献上做父亲的礼物。十三年来，这件礼物总是一枚样式奇特的金币。葛朗台夫人通常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件冬裙或一件夏裙，这要视情况而定。这两件衣裙连同过元旦和父亲自己的生日时送的金币，她这小小的进项约合一百埃居，葛朗台就喜欢看女儿把钱攒起来，这只不过是把他钱箱里的钱放进另一只钱箱罢了。这样亦可培养他的继承人的吝啬，他有时一边询问女儿财产的数目——其中有一些是过去从德·拉·贝尔特里埃家得来的——一边对她说：“这是你将来陪嫁的‘杜赞’（法国古钱币名，约合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积攒’杜赞”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仍然被神圣地保留着。在贝里、安茹一带，当姑娘出嫁时，娘家或婆家总要给她一只钱袋，里面装着十二枚钱币，或十二枚“杜赞”，或一千二百枚银币或金币，要视家境而定。最穷的牧羊女出嫁也得有“杜赞”，哪怕只有几个小钱也好。在伊苏登，至今人们还在谈论我也说不上送给一位有钱的女继承人的“杜赞”，共有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教皇克雷蒙七世把他侄女卡特琳娜·德·梅迪西嫁给亨利二世时送给她一打最值钱的古代金质奖章。吃晚饭时，看到女儿穿着新衣裙更加光彩照人，葛朗台乐不可支，嚷道：“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那咱们就生上火吧，这会是个好兆头！”

“小姐年内定会出嫁的。”大个子娜依边说边把吃剩的鹅肉——箍桶匠家的珍禽——撤走。

“我看索木尔城里没有适合她的人。”葛朗台夫人胆怯地望着丈夫说。依她的年龄，这种目光说明这可怜的女人在丈夫的奴役下痛苦地生活着。

葛朗台打量着女儿。高兴地喊道：

“这孩子今天刚满二十三岁，该是咱们操心她的终身大事的时候了。”

欧也妮同母亲暗中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葛朗台夫人干瘦、笨拙、迟钝、面色蜡黄像木瓜，似乎生来就是受虐待的女人。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看上去，很像既无味又无汁的苹果子。她的牙齿黑而稀，嘴巴布满皱褶，下巴像木底靴。这是一位杰出的女人，真正的德·拉·贝尔特里埃家族的人。克律肖神甫很善于找机会告诉她，说她早先长得并不难看，她就信以为真。天使般的温柔，不亚于被顽童捉弄的虫蚁的忍耐，罕见的虔诚，善良的心，始终不变的心境的平衡，这一切使她受到普遍的同情与尊重。丈夫给她的零用钱一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然外貌不雅，但她的嫁妆和继承的遗产就为葛朗台带来了足足三十万法郎。但她却总感到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受人支配，丢脸之极，她温柔的心灵无法对此抗争。她从不向别人要一分钱，也不会对公证人克律肖要他签字的文件表示异议。这种藏匿于心中的，愚蠢的傲慢与心灵的高贵——葛朗台对此不但不了解反而常常伤害它——支配着这个女人的言行举止。葛朗台夫人经常穿着一件绿利凡庭绸做的长裙，一般得穿一年，脖颈上系着一条白布围巾，头戴一顶手缝的草帽，腰上总围一条黑塔夫绸围裙。由于不常出门，她穿鞋不费。总之，她从不为自己添置任何东西。有时，葛朗台想起上次给妻子六个法郎已过了许久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在出售当年的收成时不忘为她要几个发卡。荷兰或比利时商人买葛朗台的葡萄酒时总要给她四、五个金路易，这就是葛朗台夫人一年中

最宝贵的收入。可当她得到这几个钱之后，丈夫往往会对她说，仿佛他们的钱包是公用的：“能借我几个子儿吗？”可怜的女人能为她男人——听忏悔的神甫告诉她这是她的老爷和主人——效劳感到无比高兴，便把自己的积蓄拿出一些给他，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把买饰针的钱又还回去不少。葛朗台从口袋里掏出每月用来零花，买针钱和衣服的五法郎，扣好钱袋，从不忘记问妻子：“你这当妈的想要点什么？”

“老伴儿 等等看吧。”葛朗台夫人回答 她觉得自己该有做母亲的尊严。

无价值的崇高！葛朗台自认为对妻子很慷慨。那些遇到像娜依、葛朗台夫人和欧也妮这些人的哲学家不是有权认为奚落是上帝的本性吗？在初次谈及欧也妮的婚事的那顿晚餐之后，娜依去葛朗台房间拿一瓶黑子酒，下楼时几乎摔倒。

“真是个大笨蛋，”主人说，“你也会摔跤 你？”

“先生 是您的楼梯不结实。”

“她说得对，”葛朗台夫人说，“你早就该让人来修了。昨天 欧叶妮也差点扭了脚。”

“那好，”葛朗台见娜依脸色发白就对她说，“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 你又差点摔倒 就喝杯酒压压惊吧。”

“说实在的 这可是我拿老命换来的 要是别人 酒瓶恐怕早被打碎了 我宁肯摔断颈骨 也得把瓶子举得高高的。”

“可怜的娜依！”葛朗台边说边给她倒酒。

“摔痛没有？”欧也妮瞧着她关切地问。

“没有 跌倒时我硬撑住了。”

“噢 那好吧 既然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 我就把楼梯修修，”葛朗台说，“你们这些人就不知道挑结实点儿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拿起烛台 去烤面包的房里找木板、钉子和工具 让妻子、女儿和佣人呆在从壁炉的烈焰中射出的光亮里。

“需要帮忙吗？”娜依听见他在楼梯上敲打问了一声。